

新样态史料与历史书写

张晓校

(哈尔滨师范大学,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)

【摘要】新样态史料之“新”凸显为信息时代的时代特征。借助信息技术、数字化技术生成的新样态史料,与传统史料相比,不仅是外在形态的变革,扩大了史料的边界,也使历史书写者变成了信息消费者。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,新样态史料将会成为史料家族中的“新宠”。虽然新样态史料对传统史料的影响是颠覆性的,但绝不可能遮蔽传统史料的价值,历史书写者应使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相得益彰,并借助新样态史料的便捷,推进历史书写。

【关键词】新样态史料; 传统史料; 信息时代; 数字化

【中图分类号】K062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1000-3541(2015)04-0071-07

DOI:10.13761/j.cnki.bflc.2015.04.014

20 世纪 80 年代,年鉴学派第三代大师雅克·勒高夫“史料革命”之断言,在大数据时代得到进一步证实。数字化技术带来了信息生成与获取的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,使传统意义上的史料,从内涵到外延,正在发生革命性改变,催生了新样态史料的问世。新样态史料内容上凸显为前所未有的扩充,彰显信息时代、网络时代“知识爆炸”等特征,带给历史书写新的课题。依据个人的理解,所谓新样态史料指的是与传统史料存在方式、表现形式有巨大差异的、依赖现代化信息技术生成的,用于历史学研究的各种新型的、带有数字化特征的新型历史资料。与以纸质文本为主体的传统史料相比,新样态史料外在形式呈现出“新”的样态,内容则以多元化、多样化的“新”呈现给历史书写者。具体而言,新样态史料包括网络时代、自媒体时代、社会网络时代,借助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生成的,以电子文本为主体种可用于历史书写的资料。这些资料以新的样态展示自己的价值,广大历史书写者以新的思路、新的手段,将各种新样态史料运用于历史书写。

一、新样态史料生成线索之简单梳理

新样态史料是信息技术、数字化技术的产物。就发展线索而言,新样态史料的出现,与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及其普及相辅相成。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,欧美国家即已将档

案,以及各种数据的存储与计算机联系在一起,开始使用计算机传输某些数据资料^[1]。这些资料今天看来不免有些粗糙,但作为历史书写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,没有人产生过怀疑。历史资料第一次与纸质文本发生分离,影响一定是革命性的。到了 20 世纪 80—90 年代,计算机及其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,计算机不仅成为 PC 机,而且容量大增,运行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。此间,对新样态史料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技术革命有三项:一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逐步成熟,新样态史料由此进入了成熟期,达到多样化、普及化程度;二是网络无孔不入,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,数量可观的新样态史料借助互联网得以快速传播;三是在前两项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,各种数据库、专业性学术网站的诞生。可以认为,真正意义的新样态史料是在 20 世纪 80—90 年代走进历史书写者视野的。进入 21 世纪,信息技术发展速度前所未有,新样态史料则借助信息技术,由走向成熟,到全面发展,尤其是电子出版物的大规模发展,新样态史料成为历史书写的重要资料,逐步得到历史书写者的认可。与 20 世纪相比,21 世纪的新样态史料在多样化、多元化基础上,注意到了专门化,往往突出表达问题意识,此即人们经常接触的专业性数据库。“大数据时代”的到来,昭示出历史学研究必定要和各种经过计算机处理的数据联系在一起。数字化技术的发达,改变、拓展了数

【收稿日期】2015-05-18

字化自身的意义，数据不再是狭义上的数量值，而是对应各种信息客体的数字比特的结构化集合，传统意义的史料概念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

简单回顾新样态史料生成线索，有理由相信，不久的将来，以电子文本为主打的新样态史料，会成为历史书写的“当家史料”。电子信息技术、数字化技术对历史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一些新的学科领域将应运而生，比如，自媒体史料及其相关研究等等。

本文所论历史书写，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：一是历史学家、专业史学工作者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活动，对人物、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考察研究等；二是历史学的专业研究活动，这些专业研究活动，往往最终形成物化的研究成果——专业论文、著作、报告等为书写历史的主要内容。历史学的这两项活动均依赖对历史资料的占有，因此，在网络时代、信息时代，历史书写者必然会游走于新样态史料和传统史料之间：既要关注传统史料，也要关注新样态史料的价值和作用，某种意义上讲，当下的历史书写已经须臾离不开新样态史料；新样态史料会使历史书写效率大大提升，并促进历史书写的进步。

二、新样态史料一般特征

所谓传统史料，主要指以纸质文本为载体的，以文字叙事为主的历史资料。与传统史料相比，新样态史料之“新”使传统意义的史料外在形态“面目全非”。“新”是考察新样态史料的起点。

第一，生成路径新。新样态史料借助数字化、现代化信息技术、电子技术生成，无论是音像资料、各种微博、微信和视频，还是以PDF为代表的各种原始史料复制品，彻底摆脱了传统纸质文本依赖印刷术的生成路径，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样化势头：可以是大众传媒的官方录制，也可以是各类人群的自拍等等，与传统悠久，依靠印刷术生成的纸质文本资料大相径庭。尤其重要的是，许多新样态史料与网络息息相关，新样态史料借助网络等信息技术日新月异。网络强大的链接功能，集声音、文字、影像于一体的多面性、立体性信息传递模式，使传统的平面化史料生成乃至生产样式发生了改变。数字化、信息技术、网络等为史料生成开辟了新的路径，使史料有了全新的外在形态。

第二，存在与表现形式新。新样态史料的具

体存在、表现形式可分为两大类：一类是通过数字化和信息技术手段复制的各类纸质文本，即所谓电子副本，“电子再版物”的概念及现实，已经在事实上标注了新样态史料的存在；另一类则是利用各种数字化和信息技术手段“原创”的各种信息资料，既可以是语音、影像，也可以是文字文本，凸显的是信息时代、大数据时代、自媒体时代的技术物化成果的优势。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，新样态史料呈现出与传统史料迥然不同的外在形态。由于新样态史料“加盟”，传统意义的史料在“扩容”的同时，结构上的变化印证了新样态史料“新”的价值意义。凭借信息技术、数字化技术和网络，以及不好预知的未来的新媒体技术，新样态史料不仅有原创，还通过复制，使原有的传统文本改变存在状态，成为新型技术包装的新样态史料——新瓶装老酒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新样态史料有时并非是简单的原始资料的副本，许多电子文本对传统纸质文本资料进行了整合、汇编，并通过专题形式突出问题意识，为历史书写者创造了便利。最为重要的是，相当多的新样态史料存在于超现实空间内，如网络、多媒体等，史料的存在空间发生了改变。至于以视频、微博、微信，以及自媒体时代生成的各种史料，则在多层面表现出新样态史料的创新之处。

第三，凸显数字化技术特征。新样态史料的生成过程，主要是各种史料的数字化过程，涉及数字的转换、存取、处理、传输、控制和压缩等一系列高新技术。离开了数字化技术，谈不上信息技术及其革命，样态史料也无从谈起。俄罗斯当代学者把这种新样态史料称之为“数字化史料”“电子史料”“计算机史料”^[1]。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书写已经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、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上，历史书写者正在自觉运用信息技术、数字化技术从事历史书写。今天，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均可用0和1之间的数字表达，真正的简单化原则使史料的外在样态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^[2]。

第四，新内容的增长趋势。新样态史料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传统史料的外在形态，而且也扩大了史料的边界，充实了史料的内涵——各种信息，或通过信息技术转换为信息的各种资料、文本等，都成为新样态史料的组成部分。历史学书写所采用史料一直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，边界逐步扩大，内容日渐扩充。图像、音像、影视等相继进入史料范畴，打破了史料的纸质文

本和文字表述的界限，大数据时代在提升数据地位的同时，也使新样态史料在内容上体现“数据”的特征。今天的新样态史料，来源宽泛，内容结构多重，“海量”的信息、数据特征同样适用于新样态史料，内容上的增长趋势毋庸置疑。因此，新样态史料在内容增长的同时，“新”不仅是外在形态，也一定是内容结构之“新”。

第五，电子文本异军突起。新样态史料依赖数字化、信息化技术生成发展，电子文本由此成为新样态史料的核心文本。和“前电子文本时代”生成的各种传统史料相比，电子文本异军突起，已经得到历史书写者的认同：既注重电子阅读，也实践电子书写。史料本身是信息载体，传统史料载体的纸质文本地位不曾动摇，呈现的是纸质文本时代特征。借助信息技术、数字化生成的电子文本，成为新样态史料的核心内容，电子文本不仅承载文字，还承载着纸质文本无法承载的声像、影音等信息，因此，作为新样态史料，在历史书写过程中，电子文本将发挥更多的作用。

历史学书写总会面临不断呈现的各种新资料、新材料，且一定带有时代特征。王国维先生有云“吾辈生于今日，幸于纸上之材料外，更得地下之新材料。”^{[3] (p. 2)} 王国维把地下出土文献称为新材料，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特征，当下借助数字化技术诞生的各种新样态史料，折射出信息时代的特征。社会不断进步，时代一定会奉献给历史书写者有别昔日的新样态史料。

三、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之差异

新样态史料之“新”，突出表现为借助信息化、数字化技术得以生成。与传统史料相比，新样态史料有如下不同之处：

第一，数字化技术的决定作用。传统史料要么出自造诣深厚史学家之手，要么出自政府档案，抑或出自谱牒方志、私人笔记等等。传统史料林林总总，共性特征不外乎两个：一是作者受过专门训练，从事历史书写的史家即使不是史官，也是学养天分深厚的知识分子；二是以纸质书写为主，是书写者蹲书斋，“读书破万卷”的结晶。新样态史料则一改传统，疏离了笔墨纸张：可以是数字化压缩文本，可以是影像、视频、微博、微信等信息资料，可以是当事人现场录制，也可以通过网络截取；有原创，也有非原创。传统纸质文本资料的书写者绝大多数为专业工作者，新样态史料创作者却不一定受过严格、

专业的历史学训练。比如，自媒体时代，某人手机不经意之间、纯属偶然的一次抓拍，很有可能是重大事件结点；某人利用微信、微博发布了一条信息，揭示了某个事件的真相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不足为奇。因此，新样态史料在生成方式和路径方面，与传统纸质文本史料大相径庭，是对传统史料的离经叛道。新样态史料和信息时代其他诸多文化样态一样，体现了技术与文化的结合，彰显的是数字化特征，一种声音，一个场景，一段视频，一个微信，一段微博，均可通过数字化技术变成数据，可以储藏、输送，还可以随时复制，最后还可以改造。如此一来，声音和影像、思想和行动，全部数字化，并成为新样态史料的主要来源。

第二，保存方式不同。传统纸质文本史料的保存方式毋庸细述，“家藏万卷书”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纸质文本的保存方式——书本的收藏与保存，“书”与“本”的外在形态不可动摇。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生成的新样态史料，保存方式的变化可谓判若两厢。新样态史料储存更加容易：移动硬盘、各种压缩光盘、云储存、数据库、信息库等，乃至今天无法预知的、新的数字化保存方式或手段，并在诸多层面呈现大数据时代信息的“海量”特征。此外，还包括了一种极其特殊的、前所未有的“保存”方式：在线阅读。这些储存方式，对于传统史料是不可思议的。今天，一个笔记本电脑、一个大容量移动硬盘，储存信息量之大，实难一言以蔽之。通过快捷、便利、经济实惠的网络资源，一个人拥有一家小型专业图书馆、专业性的资料室轻而易举。比如，“二十四史”、四库全书的光盘，体积小、造价低，方便快捷。传统的纸质文本则不具备这种优势和便利。可以预见，大数据时代，各种信息容量巨大的数据库、信息库，日益发达的数字化出版物，必将成为新样态史料的“新宠”。在数据库和信息库中，传统的文本文献电子副本不可或缺，大量的音像、影像信息也会充斥其中，立体化的资料结构，既让历史书写者应接不暇，也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。

第三，史料搜集手段、方式的改变。传统纸质史料当家的时代，史料的搜集基本以阅读、抄录为主，“埋头故纸堆”，形象地描绘了历代历史书写者搜集史料的艰辛劳作。诚然，今天的历史书写者首要工作依然是搜集、占有各种史料，但史料样态发生了根本变化，文字资料“抄录”已不再是原始的手工劳动，对影像、影音资料的

占有，必须采用新的技术手段。比如，对某个重要历史事件影像资料的搜集、使用，原始的“抄录”手段显然于事无补，必须采用新的技术手段，如扫描、拍照（手机拍照）等——传统史料时代不曾想象的“抄录”手段。史料搜集手段的变化与技术化，昭示了新样态史料价值表现方式与传统史料千差万别。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，确立一种实用的、大多数人认同的援引范式。

第四，阅读方式不同。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诞生的新样态史料，给历史书写者带来的第一个革命性变化是阅读方式的变革。从内容上看，新样态史料既有传统文本文献的电子版本，也有原创的影音、影像资料、各种微博、视频；既可以在线阅读，也可以下载后随时阅读。总之，新样态史料阅读是伴随新的、数字化技术产生的一种新的阅读方式，颠覆了传统的“手捧书本”的阅读模式；在阅读史料的时间与空间层面，真正实现了全天候、零距离。和“前电子时代”阅读方式相比，文本存在、表现形式的改变，令电子阅读异军突起。电子阅读、读图、影视、影音、视频等，成为历史书写者必备的基本功，多样化、多元化已成为现实。人类阅读史上，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堪称里程碑。纸和印刷术发明和普及后，十几个世纪的时间里，阅读、读书指的是阅读纸质文本，凸显“书”与“本”的地位和作用。进入新世纪后，电子阅读迅速崛起，对纸质文本阅读产生的冲击令人始料未及。到底怎样评价这种革命性、颠覆性的新的阅读方式？今天下结论为时尚早。“前信息时代”，历史书写者搜集史料过程主要是“人—书（本）”之间的关系；信息时代，历史书写的史料搜集，则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，传统纸质文本的阅读没有退出历史舞台，“人—（软件、硬件）设备”、“人—机”之间互动式阅读，一定会与传统阅读方式共存。

第五，传播载体不同。与传统史料的传播途径、载体相比，新样态史料的传播载体凸显多样化特征：大众传播媒介（如电视、广播等）、网络、手机，以及其他数字化传播媒介等。其中，以网络传播为最。借助现代化数字技术，可以称之为史料的各种文本、资料，差不多均可通过数字技术，转变成为电子文本，通过网络快速传播。我们把史料搜集者视为“受众”，但网络时代的“受众”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各种形式新样态史料的搜集者、占有者一方面是

“受众”；另一方面。则充当着“传播者”——“信息提供者”和制造者的角色，可以把自己占有的资料，经过数字化加工，借助网络传播，进而跻身信息“传播者”行列。传播载体的变化，使历史书写者具备了非同以往的双重身份——数字化时代信息的使用者、制造者。

第六，多元化、多样性。新样态史料的问世，使传统纸质文本史料一家独大的局面成为过去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纸质文本为载体的传统史料一统天下的局面几乎不可撼动，即使各种实物资料、电影资料、影音资料等史料的加盟，也未曾改变纸质文本的“霸主”地位。新样态史料问世后，除了对某些纸质文本资料电子化之外，还包括了形式多样的影视、影音、视频等信息资料，以及自媒体时代、社交媒体时代的各种作品、官方和私人微博等等，可谓五花八门，不胜枚举。如同信息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信息一样，新样态史料从形式，到内容异彩纷呈，令人应接不暇，传统史料的“霸主”地位发生动摇。因此，历史书写伴随着新样态史料的多样化、多样性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

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诸多差异，揭示了新样态史料的外在形式之新，促使历史书写者重新认识史料的存在方式，并依据新的外在形式，改变搜集、引征资料的手段。

四、优劣并存的新样态史料

如同电脑、网络在人们不知不觉间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样，新样态史料也伴随“社交媒体”、“数据”等“热词”走进历史书写者的视野。然而，如同网络正负效应并存一样，新样态史料绝非完美无瑕，相应价值评判是必要的。

第一，新样态史料的优势：一是客观性强。借助数字化技术、信息技，绝大原创多数新样态史料——影像、影音、各种视频资料等“声情并茂”，生动形象，许多现场实录性质的资料，史学研究追求的“客观性”获得了直观性路径。比如，研究当代史，多么细致的文字描绘，和现代化的影视技术相比，都会逊色许多。此外，在历史场景的表达、表述方面，新样态史料的各种记述既联系宏观，也直接关注微观，例如，战争场面、社会生活、饮食男女等等，足以让传统史料自叹弗如。尤其是对当代史的研究，各种纸质文本资料诚然不可或缺，各种解密档案的重要性毋庸讳言，但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生成的宝贵资料，第一手性、原始性、直观性、客观性等，也

为从事历史书写、历史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料。此外，如果说，纸质文本承载的信息具有平面化特点，那么，许多新样态史料的表现形式则是立体的、多维度的、直观的、丰富的。当然，信息时代、数字化时代之前，各种影像资料、音响资料也是存在的，但质量、数量却无法与当下新样态史料相提并论。

二是后工业化时代文化产品的复制性。新样态史料中的某些元素本质上属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产品，如影视、视频、电子出版物等。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产品以快速复制、快速传播为要义，批量复制，使各种文化产品得以大规模传播。传统史料也具有可复制性，但与信息时代的新样态史料相比，难以同日而语。新样态史料中许多内容，既可以简单复制，也可以批量复制，甚至无限制地复制。当代法国后现代思想家本雅明有一个著名的论点，即当代艺术品可以像生产线一样机械性复制。新样态史料的复制与传播印证了本雅明的论断。

三是广泛的参与性。传统的纸质文本资料主要依靠训练有素的历代史家，皓首穷经，或埋头故纸堆，或亲身踏查研究后完成。新样态史料生成路径和表现形式则凸显了广泛的参与性。“作者”（抑或“制作者”）学养天分已不是决定性因素，只需掌握一般技术即可。“生产者”——“书写者”（确切地说，应是信息制造者）身份各异，可以是专业技术人员（如摄影师、记者等），也可以是覆盖全社会的“天眼工程”，有心或用心的“草根”一族，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拍摄的某个场景、画面，不仅是历史的画面，很有可能是社会发展的“拐点”，这一切在传统纸质文本当家的时代不可想象。至于各种名目的电子文本，则是通过数字化技术，将传统纸质文本史料压缩成为电子文本，以网络为主渠道进行传播。在此过程中，参与者需要掌握的是数字化技术，没有必要是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专业人员。网络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，为各种信息制造者提供了平等的机遇。不唯如此，历史书写者在搜集史料过程中，还可以通过互动的形式，参与新样态史料的传播。这种互动式参与，传统史料时代望尘莫及。

四是对时间和空间的超越。新样态史料对时间和空间的超越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新样态史料的提供者、制作者制作各种史料的过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除部分电子副本的制作外，其他各种属于新样态史料范畴的资料：视

频、音频、影视、微博、微信等，生成的时间与空间既有必然性，也有偶然性，且以偶然性居多。也就是说，对各种制作者而言，制作新样态史料并无时间与空间的规定。二是历史书写者搜集、整理各种新样态史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和搜集传统史料蹲书斋、进图书馆、档案馆不同，可以利用网络、电脑，随时随地搜集各种新样态史料，绝无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限定。此外，网络是新样态史料的重要传播路径，历史书写者往往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内获得新样态史料，堪称史料搜集的“空间革命”。

第二，新样态史料的劣势：一是局部性、碎片化。除复制、纸质文本电子化之外，绝大多数原创性新样态史料属局部实录，不可能是历史与社会变迁的整体展示，许多时候是碎片化记录，局部多于整体。这是新样态史料制作者所在时间、空间的局限性决定的，一个人阅历的有限性，不可能把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一览无遗。另外，即使是客观记录，历史写作过程中，筛选、甄别仍不可或缺，探究社会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，依然是历史书写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“探寻流变社会背后不变的本质”，各种新样态史料的“制作者”无法完成。与传统史料相比，一些新样态史料缺少了史料本身应有的厚重，失去了耐人寻味的咀嚼。对历史学家所热衷的“历史规律”“社会动因”等抽象概念的表述，某些新样态史料注意力无多。因此，历史书写者运用新样态史料过程中，对表象终极原因的追问，必须超越新样态史料的局限。

二是精彩的瞬间与经典的片段并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经典。包括各种影像资料、音像资料在内的诸多有别于纸质文本资料的新样态史料，的确给人们留下了精彩的瞬间与经典的片段，令历史书写增色许多，但要使某个、某种原创新样态史料成为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、希罗多德《历史》这样千古传诵的经典史籍，至少短时间内难以办到。比如，伊拉克战争，历史书写者可能会整合成纪录片，但此时的“完整作品”，早已与“现场实录”别若天渊，即使称为经典，也只是若干经典片段的重组与重构。至于电子副本、复制文本，不属于原创，充其量是经典的新样态形式。

三是降解了人们必要的想象能力。各类影像资料、影音资料是新样态史料中最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，颇能体现新样态史料的新鲜特色。影像资料、影音资料具有独特的珍贵性，但也因其直

观、直白、简单、明了，降解了应有的思考、追问、咀嚼。尤其是和阅读诘屈聱牙、典故叠加、意义深沉的古籍相比，作为史料的影像、音像资料，绝大多数时候似乎不需要沉思式的、复杂的脑力劳动，有意无意中降解了人的想象力。影像、影音资料大行其道，首先是现代化传媒技术发达的产物，其次是对读图时代的回应。人们对“读图时代”褒贬不一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“读图时代”带来的是阅读轻松，失去的却是回味与联想，以及无以复加的静观与沉思。因此，绝对地依靠影音、影像资料，无法真正完成历史书写。

四是新样态史料的保存、使用的技术条件保证。电脑、云储存、光盘、移动硬盘、数据库等，是新样态史料存在的物质条件，历史书写者在运用新样态史料时，必须掌握一般普及性技术外，还必须依赖相应的技术设备，一些压缩文档离不开相应的解压软件。否则，即使占有了丰富的史料，无法读取，任何史料都会一文不名。如果阅读、储存设备出现故障，历史书写者的阅读会随之终结。不仅如此，阅读以电子文本为主的各类新样态史料，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：对电——能源的依赖。当然，一些大容量蓄电池，可解燃眉之急，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有人设想用太阳能驱动电子设备，而太阳能设备同样不是万能的。这种对电子计算机及其相关设置的依赖性，既是新样态史料的“短板”和最大缺陷，也是无法与传统纸质文本资料比拟之处。

五是新样态史料的“双刃剑”效应。前文已述，新样态史料是信息时代、网络时代科学技术的产物，任何科学技术的物化成果，对于人类而言都是“双刃剑”。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：化学工业、核能等。当历史书写者对各种新样态史料表现出欣喜时，殊不知新样态史料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种种缺陷：历史书写者对新样态史料产生某种依赖时，殊不知新样态史料并非是史料的全部；新样态史料中某些内容，明显带有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，比如，迎合大众消费口味的、带有猎奇性质的影视作品等，但历史书写无论如何不会以大众消费口味为圭臬。凡此种种，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产物的新样态史料，“双刃剑”属性与生俱来，只有充分认识到这柄“双刃剑”的优和劣，才能顺利完成历史书写。人类似乎永远走不出因科学技术产生的悖论性怪圈。至于网络黑客、病毒等，新样态史料使用者也不得不防。

新样态史料无疑是史料家族中的“新成

员”。作为伴随高科技诞生的新生事物，新样态史料优与劣同在，不足与特长共存，正确认知劣势与不足，将成为历史书写者在信息时代、大数据时代的必修课。

五、新样态史料一般认识

史料是建构历史、书写历史的基础材料。新样态史料为历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资料，对历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。

第一，新样态史料丰富了传统史料的内容，扩大了原有史料的边界，必将与传统史料相得益彰，相辅相成。尤其属于影像、影视、视频等借助现代化传媒技术、信息技术生成的各种新样态史料，与传统史料相比，“新”的优势正在为更多历史书写者所接受。这些前所未有的新史料，为历史书写提供了更多、更新的资料。新样态史料中的某些要素弥补了传统史料的不足，特别是影视、影音和视频资料，传统纸质文本望尘莫及。

第二，历史书写过程中某些最基本的方法、技术并未过时。历史学研究方法之于新样态史料，最基本的方法是辨伪。即使是“现场录制”的影像、音像资料，使用过程中必要的辨伪仍不可或缺。各种现代化技术、“PS”技术等，往往以假乱真，扰乱视听，影响极为消极。还比如，即使是某一次战争现场录制或实况直播，也会因录制者的政治倾向、个人好恶，发生某些偏差。因此，新世纪的历史书写，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样态史料时，传统的治史方法没有被遮蔽，传统的治史方法同样适用于新样态史料的运用。

第三，史料学视野内的新样态史料。既然称之为新样态史料，那么史料属性必然为历史书写者所看重。历史书写者将根据自己的需要，搜集整理这些史料，付诸历史书写。与传统史料不同的是，新样态史料往往“身兼多种职能”，只是在历史书写者的视野内，才充当史料角色。比如，影视史料、影像资料等，许多时候是作为新闻素材为大众传播媒体所看重。正是这种新闻性、真实性及其生动形象，弥补了传统纸质文本资料的不足。还比如，自媒体时代的自拍、微信等，常人眼中仅仅是手机功能的延伸，多半属于“娱乐”。但其中承载、传达的信息，对历史书写者有时是难能可贵的。新样态史料这些内容和属性是传统史料所不具备的。之所以称其为“新”，原因盖出于此。其实，传统史料中，纯而又纯的史料属性也是少见的。比如，《史记》，史学家眼中是珍贵的史料，在文学家心目中，却

是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。

第四，新样态史料对传统史料仅仅是充实，并不可能完全取代、遮蔽传统史料及其存在的价值意义。如同电脑永远不可能取代人脑一样，也如同数字化读物永远不可能取代纸质读物一样，依赖数字化技术生成的各种新样态史料永远不可能取代传统史料，或者说永远也不可能取代传统样态的史料。比如，网络的确具备了海量信息的承载与传播，但一个尽人皆知的现实是，并不什么信息或历史书写资料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。姑且不说那些属于孤本、善本之类的珍贵史籍；姑且不说各级政府的保密文档、文件，就是一般的普及性史籍，也不可能全部依赖网络和电子出版物。新样态史料的确对传统史料产生了颠覆性影响，但并不意味着颠覆了传统史料。如同信息时代计算机不是万能的一样，新样态史料也不可能完美无缺。传统史料与新样态史料势必会长期并存，历史书写者也注定会长期在两种史料中爬梳，关键是如何使二者相得益彰。

第五，作为信息消费者的历史书写者。新样态史料为历史书写创造了便捷，但也使历史书写者身份定位发生了变化，由一般意义的史料搜集者，变成信息消费者。许多新样态史料本身是电子产品，具备商品属性，历史书写者占有这些资料，许多情况下需要支付相应费用，某些电子出版物也价格不菲。凡此种种，对于历史书写者而言，占有、使用新样态史料，还直观地表现为信息消费过程，历史书写者因信息消费成为信息消费者。

第六，借助网络信息技术，新样态史料必将呈现出信息海量的特征。由于传统纸质文本之外诸多资料成为历史学书写的资料，容易拓宽历史研究者、书写者的视野，激发创造热情。新样态史料优长之处由此得以显现。

六、小结

历史学是依靠证据生存的科学，并在信息时代、数字化时代表现出信息和数字技术的优势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新样态史料使传统史料变成了“历史信息科学”。了解、掌握“历史信息科学”的基础知识，是必要的。学术界一直主张历史学研究应彰显时代特征，笔者以为，对历史信

息科学的认知即可视为历史学时代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。雅克·勒高夫曾专门指出，图像材料、一张照片、一部电影史料价值，强调这些资料都属于“第一层次”的资料。雅克·勒高夫“史料革命”的提法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。几十年过去了，“史料革命”在信息时代、网络时代、“大数据时代”变成了现实，或者说，信息技术、数字化技术使历史学真真正正经历了“史料革命”，不仅史料生成、生存样态的革命，也是表达方式的革命。这场革命也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数字化革命的组成部分。数字化对人类的生活方式、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，必将对历史学书写也产生革命性影响。

借助数字化、信息化等技术手段，历史学不仅方法论丰富多彩，而且史料生成、存在样态也异彩纷呈。历史学似乎有这样一种发展趋势：总在议论方法论的革命与创新，其实有了史料革命，所有创新难题定会迎刃而解。因此，史学的革命与革新最大动力之一是“史料革命”。这种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量的积累，还有质的飞跃。新样态史料也印证了陈寅恪先生曾经有过的论述“时代之学术，必有其新材料，取用此材料，以研究问题，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。”^{[4] (p. 266)} 作为研究新问题的新样态史料，不仅表征着历史书写资料的丰富与增多，更昭示着史料革命的真正发生。

大数据时代，新样态史料将在历史学书写中发挥更多、更大的作用，新样态史料正在成为历史学书写的“当家史料”，而且一定会和电脑一样，走进历史书写的日常生活，成为“新常态”。因此，历史书写者自觉与不自觉中，必将对新样态史料给予更多的关注。此外，借助新样态史料，历史书写者会引领新的学术风范。关键之处是对新技术背景下新事物的认知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[俄]И. М. 佳尔斯科娃. 历史信息学的史料学问题[J]. 张广翔译. 北方论丛 2015(2).
- [2]季国清. 人类永生与死亡焦虑——大数据时代的人文结论[J]. 北方论丛 2015(3).
- [3]王国维. 古史新证——王国维最后的讲义[M]. 北京: 清华大学出版社, 1994.
- [4]陈寅恪集·金明馆丛稿二编[M]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01.

(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, 历史学博士)

[责任编辑 吴井泉]